

图 | 书 | 馆 | 和 | 时 | 代

——在国际图联 (IFLA) 第五十二次大会上的发言

于 光 远

在这个大会上作报告之前我不得不申明：我只是在四十年代初兼任过延安中山图书馆（它是公共图书馆性质）主任和在四十年代后期兼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图书馆主任，并在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短期兼任教授，在这之后的三十五年中没有再做过图书馆工作，也没有再做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因此请求出席今天大会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不要把我看作图书馆学的专家，原谅我仅仅是一个对中国和国际图书馆事业的热心分子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外行话，或者对完成这届年会的目的没有多大帮助的过于抽象的语言。我的能力使我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然而，我仍愿意利用年会组织者盛情邀请出席会议，并要求我用大会发言的机会表示一下自己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对国际图联致以良好的祝愿和讲一点自己的看法。

这届年会讨论的主题是“二十一世纪图书馆学的新水平”。在这里的“二十一世纪”当然是一个时代的概念。现在离二十一世纪最早的一天只有十三年零一百三十天。我们对这个即将来临的时代已经有可能有某种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我认为自己选择“图书馆和时代”作为发言的题目，不至于离开会议的主题太远。我选择这个发言题的基本思想是：图书馆本身就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图书馆由于它的特殊的社会功用，必然要适应时代，为时代的需要服务，对时代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图书馆的社会功用，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在具体的内容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发展；时代会对图书馆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图书馆也只有随着时

代的进步，使自己的事业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在规模上、组织上、技术上和服务方式、服务质量以及整个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思想上；关于图书馆的文化，包括图书馆学的研究和有关图书馆工作的技术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就世界的总体来说必将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而在这个新的世纪中，它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

在讨论“图书馆和时代”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对“图书”的概念作一番考察。

在信息和信息的载体的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采用、新的各种信息载体不断被发明出来的今天，不能再用旧的关于图书的概念，而要用信息载体来给图书下定义。这一点，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但是并非一切信息载体都是图书、都可能成为图书。图书作为信息载体，它还必须具备更多的特性。

我认为图书作为信息载体，第一个必须具备的特性，是它长期载有信息，而不只是在很短的时间载有信息。语言学家们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不论何种语言——包括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都是这样。因此语言也是信息的载体。但是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不会是长时期的，而是瞬间即逝的。它不可能成为图书。光辐射和电磁波通常也是信息的载体，它也不可能成为图书。不论现代“图书”的概念怎样扩大，这种瞬刻即逝的物质载体（如光辐射与电磁波）或仅仅具有物质性的载体（如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图书。要成为图书，这种载体必须是物质概念中的物料，而且是有形的物体，是本身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存的那种物料。印有文

字、符号、图画的纸张、磁带、激光盘等就是这样的物料。^①

进一步讲,并非一切载有信息的物体都可以成为图书,比如课堂里使用的黑板就是这样。黑板上可以写字这同在纸上写字并没有区别,在黑板上可以写与书刊报纸同样内容的东西。但黑板的制作并非为了长期保存,写在黑板上的字是准备很快擦掉的。黑板不可能成为图书。只有适合于长期保存的载有信息的物体才有可能成为图书。

第二,仅仅具备长期载有信息这个特性还不足以使某一物体成为图书。比如建筑物也载有信息,而且是长期载有信息的物体,但人们从来不把它们作图书,而人们这么做是正确的。因此图书作为信息载体还应该有一个特征。

在这里我不得不把信息和信息载体的问题多说几句。信息可以是天然的自然物的属性,太阳系外某个恒星发射出来的光,为我们传递来某个恒星存在于太空某个位置以及它的种种几何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状况的信息。信息也可以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属性。就信息的普遍性来说,许许多多物体都可以看作信息的物质载体。一个建筑物,它可以告诉我们,在它建筑的时候,建筑者的指导思想,时代的风尚与审美观点,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等知识。因此,在存在信息的接受者面对着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它载有信息这个属性就显示出来了,而且应该说它载有相当丰富的信息。推而广之,一切历史文物也无不向我们透露当时时代的信息。今天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并不是“文物”,而是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东西,因而今天正在使用的东西,在将来丧失原有的使用价值之后,也就变成文物,即载有今天时代信息的物体。而这些如果都看作图书,图书的概念就会成为无边无际的东西。

因此作为信息载体,图书应该负载信息高度密集的特性。这就是单位体积或单位重

量的这种物体负载着大量的信息。这种负载信息的密集性也就会伴随着图书的可携带性、可集中性等派生的特性。而一个物体兼具这样的特性,就只有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语言,充分利用各式各样的文字和符号图形,充分利用能够把语言、文字、符号、图形等印记在自身之上的某些特殊适用的物体才行。对图书作为信息载体的这第二个特性的掌握,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在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和改进之后,印刷品成为图书主要形式的原因,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有可能出现藏书室和以后出现近代意义下的图书馆的原因,可以使我们理解为什么到了当代,较之印刷品负载信息更加密集许许多多倍的缩微胶卷胶片、磁带、激光盘等新型图书的出现和它们在图书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的原因。图书的流传和扩散也同图书作为信息载体的这个特性有关。

但是如果只说到这一层,还是没有把“什么是图书”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具备以上两个特性的信息载体仍然可以不是图书。为了处理当时事务上的工作上的需要而形成的文件、手稿、记录、技术图纸、财会簿册、印模、照片、电影片、录音带、录象带、唱片、激光盘等等在当时就不是图书。同图书不一样,它们不是供社会公众或者有限度的,即在一定范围内的,但总有一个相当大的人群阅读使用的东西。这些载有信息的物体,后来才成为查考、研究当时处理某件事务的经过和当时时代背景的可靠根据。这些东西后来也可以成为图书,但那是从非图书转化而成的图书,在当时它们并不是图书。

第三,图书作为信息的载体还要具备第三个特征,那是从它的社会功用方面来看的特征:那就是图书一定要是供社会公众或者至少一定范围内有相当数量的人阅读和使用的,也就是说图书是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它的功用是向社会传播所携带信息,从这种传

播中对社会产生它的影响。

图书作为信息载体至少具有上述三个特征。我不认为这样概括已经完全,更谈不到完满。这样的问题,国际图书馆学界也许早就已经解决,但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思考的对象。^②我认为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清楚,对于发挥图书馆对时代的作用和根据时代的需要和条件建设图书馆、发展图书馆事业可能有用,当然对于其他有关图书的工作如出版发行等工作也会是有用的。

图书馆就是依据图书作为信息载体的这些特性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把浩瀚的图书集中在一起,因此它就成为庞大的知识信息库。同时图书馆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浩瀚图书,做好主动积极的服务工作,充分地发挥图书的社会功用,把传播知识信息作为自己的社会功用。当然图书的功用和图书馆的功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图书功用的发挥,也不完全通过图书馆,但是由于(一)图书馆集中的大量的图书,其中还包括大量在其他地方不容易得到的图书,加上馆际联系直至国际网络的建立和发展,大大扩大了可以通过图书馆动员出来为社会公众阅读使用的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和(二)图书馆在以往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高效率的为读者服务方式。由于这样两条原因,图书馆在发挥图书作用方面的功用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越来越大,应该给以充分的估计。特别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发达国家中对信息的需要和信息量膨胀到如果用旧的尺度来衡量会令人吃惊的地步,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有很快的进步。人们常在谈论“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这个严格说来并不准确的说法^③概括了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到二十一世纪这个特征必将更进一步得到发展。在这样的时代,图书馆在发挥图书功用这种情况来说,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④

在讨论图书馆充分发挥图书的功用时,

不能不首先考虑图书的内容。图书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当代中起作用的。图书的作者、编者、出版者总是为了当代的某种需要(不论积极的或消极的需要)而写、编和出版的。当代出版的图书总是充满了当代的精神、反映当代的社会。即便是一本用复古的观点写古代历史的书,也显示出写书的时候,社会上存在一种复古的思想。图书或者起帮助它的阅读者使用者增进知识的作用,对社会起进步作用的图书——这样的图书在图书中占绝大多数,对公众可以起教育作用。一切图书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起为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的作用。读书也是居民的一种文化生活的需要,它的被阅读,可以使居民的这种需要得到满足,这也是图书为时代的服务。这里说的是直接服务,至于由于这种服务而产生的社会影响那就更为重要了。图书的这种作用是靠它在当代人中的传播实现的。传播得越广,其作用就越大。

但是我们要看到图书有一种超越时代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靠图书得以保存下去,能够向下传世来实现的。除了少数人明知自己写的在当代不能起作用,立意为后代写作,极大多数的情况是无意的,但是事实上会对后世发生巨大的作用。从当代的需要出发,人们经常使用、大量使用过去时代的图书,使过去时代的图书为当今的时代服务。

图书馆员是生活在当代的人,它会有自己的社会观点乃至政治观点,它对图书的内容不会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仍然主张图书馆对图书的供应采取对各种不同内容的图书基本上—视同仁的态度,不要以图书的裁判者的身份来办事。当然在主动积极发挥图书馆的“喷泉”作用时,选择对社会进步起更好作用的东西向读者推荐,图书馆员是可以,而且应该去做自己认为应该怎么做的事。为此图书馆员也要象其他当代人一样研究时代的需要,为社会的积极需要服务。

为了充分发挥图书的作用,当然要做好

图书馆的建设。集中大量图书,使应该收集到的图书尽量收集到(包括在馆际联系中了解到的),仍是图书馆建设中一项重要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图书量的增加,这个任务也就越来越艰巨,它不仅受到图书馆本身信息不灵的制约,也受到经费、建筑面积、人才等限制。这方面的困难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是做好服务工作。图书馆技术的不断革新,用最先进的设备来武装图书馆是改进图书馆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二三十年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也就主要地表现在这个方面,从今天到本世纪末以后及进入下世纪后,在这方面的进步仍然会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方面也要力求与本国经济实力相应的进步。当然这方面的进步不仅在图书馆的内部,它同整个社会的通信工作的进步密切相关。

当然做好服务,只是解决“硬件”问题是不够的,在“软件”方面也要走在时代前面。我对国际图联提倡的UAP—“出版物的普遍可得”的赞赏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我认为在类似这种软件上的进步,可以大大提高图书馆工作的服务水平,而且这种提高不是某一个图书馆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我国的图书馆工作者曾经在图书馆学术讨论会上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写有这方面的论文。^⑤我希望IFLA能够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软件当然要以硬件做它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还要去探讨在硬件水平较低条件下提高服务的途径,作为一种补充。

对图书馆和时代这个题目,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这些,为了节省时间,我为这个发言写了几条注解就不在这个会上讲了。在即将结束我的发言时,作为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议参加者,想简单地介绍中国图

书馆界对到本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些设想。中国图书馆学会曾请学者们就“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及与外国的差距”写出了若干篇论文并印成了专辑。其中提出馆际合作与资源共享是2000年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思想。^⑥也提出要在图书馆学教育、图书情报工作的自动化以及新技术的采用、非印刷资料的应用等方面努力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建筑工程正在加紧进行,预计明年夏天接近建成,它将使国家图书馆的工作水平有比较大的提高。中国图书馆界在致力于为中国的时代任务——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的同时,也愿意积极承担国际图书馆事业中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把国际图书馆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我们热望在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取得国外图书馆界的有力帮助。我虽然没有在中国图书馆承担实际工作,但我是可以代表中国图书馆界的心情在这里说这样一些话的。

谢 谢 人 家。

注 释

- ① 爱因斯坦对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物料和能的绝对界限,发现了物质分有静止质量的物料和没有静止质量的“能”两种形态,并且预言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在物料中有一部分称之为物体,它是和组织物体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和由物体所组成的星体、宇宙岛相区别。平常我们接触到的书籍、胶卷胶片、磁带等都是物体。
- ② “什么是图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我仍认为有进一步把它分析清楚的必要,因为把这个问题讲得越清楚,就越能理解我们在图书方面要做的工作。本发言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讲得很清楚并不那么容易。这个虽然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的解决看来还要花一点精力。解决

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把图书与接近图书而又非图书的东西进行比较。1981年11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档案学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档案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的发言。其中我引用了黑格尔《小逻辑》的118节。在这节中黑格尔写道：“惟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惟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因此，假如一个人能看出显而易见的差别，比如能看出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相似的东西，如橡树和槐树，或寺院和教堂，而知其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我认为在研究图书馆学时，要把图书相同的各种信息载体中，把图书的质的规定性明确地指出来。

- ③ 我认为信息时代，信息社会这样的名词并不那么准确，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离不开信息，准确地应该说信息发达的时代或社会。不过造词的规则常常允许这种不准确，如果对之有准确的解释，这样的名词还是应该允许的。
- ④ 我的这个看法是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抱乐观的看法。在国际图书馆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工具的发展将使图书的功用的发挥不再需要通过图书馆这样一个途径。我不认为会这样。因

为即使计算机的终端通到个人家庭和各办公室，集中图书在一起的图书馆，作为书库和服务中心仍然必要。在这时候不是图书馆的“消亡”，而是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改变。而况计算机终端达到这样的普及，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就是在最发达国家，冷静的计算将告诉我们，也不是二十一世纪初期可以做到的事。

- ⑤ 我手边有中国国家图书馆邵文杰写的《UAP及我国的现状》载《图书馆学通讯》1986年第3期，论文的作者认为“实现UAP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我们前进，我们就会离这一目的越近。”作者提出为了使UAP不致成为乌托邦式的幻想，就必须出版物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阶段，从国内到国际各个水平上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除了出版社、图书馆、情报中心这些基本单位外，各主管图书馆、情报中心事业、出版事业的行政机构，各国的出版者协会、图书馆、情报协会等均负有很大的责任，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和世界科学技术情报系统(UN-ISIST)等在国际范围上负有更重要的责任。
- ⑥ 这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谭祥金在他的论文中提出来的。

SUMMARY

"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Old and Rare Chinese Books"(Division of Classics) formally published

The "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Old and Rare Chinese Books" which has its division of classics appeared first is a significant cultural achievement done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of the late Premier Zhou Enlai in 1975 to "compile as soon as possible a catalogue of all old and rare books of the country" and has taken ten years for all its planning, investigation, compilation and final checking. This work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library undertakings in recent years.

The whole bibliography which falls into five divisions, e.g.,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belles lettres, collected works and series, and which is comprised of 130,000 old and rare books held by 782 institutions, is a richly packed bibliography covering all old and rare books in China except Taiwan and Tibet. Such a bibliography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and thus concretely represents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page 7—10)

The Library and the Times

The theme of the 52nd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being "The New Horizons of Librarianship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the author chose "The Library and the Times" as his subject of speech with the following basic consideration: that library itself came into being at definite time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thus it develop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and that the times will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before the library and there is no choice for the library but to forge ahead along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o corresponding heights in its scale of service, in organization, in techniques, in way to serve, in quality of service or in the guideline for philosophy of library service on the whole. The library culture, including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science and techniques of library management, will als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along with the marching of the times.

The author holds a view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talk of "era of information" which predicts that sophisticated means of information will take over library's function as a channel affording the utilization of books. He maintains that even if terminals entered every household and every office, the library having aggregated stupendous volumes of books will still exist as store house and serve center, with a change only in its style of service, not to mention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ch will se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erminals only in a remote future. (page 11)

Editor's Note on the Issuance of the 30th number of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